

鐸 振 鄭

記 散 居 蟄

輯 一 第 書 叢 興 復 藝 文

司 公 版 出 海 上

文藝復興叢書第一輯

蟄居散記

鄭振鐸

上海出版公司

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版
一四〇〇册

文藝復興叢書第一輯

蜚居散記

著者 鄭振鐸

發行者 上海四川中路
上海出版公司

迦陵大樓七〇一室

定價 人民幣七五〇〇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新 序

這部蟄居散記的大部分是登載於上海的周報上的。當剛剛勝利的時候，我還是相當天真的只看到一面，雖然在寫着的時候，已不斷的受到壓迫。我明白美帝國主義者的本質，也明白蔣匪幫的一貫的賣國行爲，但我那時候還未能完全確切的看出蔣介石匪幫是美帝的代理人。一方面深誅痛惡着日本帝國主義者，描繪着八年來自己身受的痛苦，一方面却不能及時的覺醒到美帝的更爲險惡與兇狠的心腸。這是值得自己深切的反省的。警覺性不夠強，同時，研究問題也不夠深入。且爲一時的虛僞的『勝利』和很單純的愛國主義所衝動，在那時候，恐怕不止我一個人是這樣的『天真無邪』的。我們不斷的受到蔣匪幫的迫害，例如刪改文字，沒收出版物，恐嚇出版家等等，還總以爲這只是

蔣匪幫的罪惡，並不會更深一層的去看透美帝指揮操縱的內幕。到了蔣匪幫大規模的發動內戰，進攻解放區，美帝不斷的送軍火，送接濟給他們，方才開始確切的認識到美帝的真面目。在那時候，我們已經沒有可以發表言論的機關了。我感到痛苦，感到苦悶，感到自己過去的淺薄。這可見單有熱情與正義感是絕對不夠的！如果沒有革命的理論的正確指導，必定會把問題或事實看成很單純了的。現在把這部小書，重行整理了一下，印了出來，作為曝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兇殘與壓迫的記錄的一部分，且作為痛定思痛的紀念。同時，讀者們應該更進一步的明白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是如何的兇險與可怕，由得不激起愛祖國的熱情。作為控訴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罪狀，同時也正是控訴美帝正在扶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罪狀！我們不能不提高警惕，我們不能不以全力來反抗美帝的侵略！

能夠有機會出版。

謝謝劉哲民先生和高季琳先生，他們替我做了一部分整理的工作，且使這部小書

一九五一、四、七、鄭振鐸

目次

自序·····	一
一 暮影籠罩了一切·····	五
二 悼胡詠騷先生·····	一二
三 記劉張二先生的被刺·····	一五
四 『野有餓殍』·····	二三
五 鵝鵝與魚·····	二八
六 漢奸是怎樣造成的·····	三五
七 最後一課·····	四〇
八 燒書記·····	四七

九	『封鎖線』內外	五五
十	墜樓人	六一
十一	從『軋』米到『踏』米	六五
十二	輟奮的最後	七四
十三	記幾個遭難的朋友們	八三
十四	記吳瞿安先生	八九
十五	記復社	九七
十六	『廢紙』劫	一〇三
十七	售書記	一〇四
十八	我的隣居們	一一五
十九	秋夜吟	一二八
附錄	憶愈之	一二九

自序

勝利！勝利！勝利！

我們在水深火熱的淪陷區裏，度日如歲，天天盼着勝利的到來，簡直如大旱之望雲霓。我們忍受着人類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我們吞聲飲泣的睜眼看着狼虎的擇肥而嚙，狐兔的橫行，羣鬼的跳梁；我們被密密的網羅覆蓋着；我們的朋友們裏，有的殺身成仁，爲常山舌，爲文氏頭，以熱血寫了不朽的可泣可歌的故事；有的被捕受刑，歷盡了非人道的酷暴的待遇，幸而未死，然已瘡痍滿身，永生不癒；最大多數的人民是受着不可言說的壓迫與恐怖，日在飢餓線上掙扎着；言之痛心，聞者酸鼻。

然而別一方面卻是荒淫，奢靡，快樂無度，無恥與喪心病狂者流，統治了一切。敵人與勾結敵人之奸官，奸商，莫不致富萬萬，乃至數十百萬萬；人民求食所謂『文化粉』（北方以豆渣、花生殼、高粱、黍米等合磨爲粉，稱之爲『文化粉』）而不可得，而彼等則食必珍羞，日擲百萬而無吝；人民在黑暗中摸索着，而彼等則燈火輝煌，俾夜作晝；人民出無車，而彼等則汽車如虎，街頭疾馳；人民住無室，而彼等則高樓巨廈，三宅四院而尙嫌不足；人民妻離子散，而彼等則嬌妻豔妾，左擁右抱；人民衣裳襤褸，鞋穿襪破，而彼等則冠戴堂皇，靴光如漆。極度的荒淫無恥與極度的受壓迫的呻吟，作着極鮮明的黑與白的對照，是地獄相，是鬼趣圖。

而現在，勝利終於到來了！

但在這樣的一個黑暗時期，一個悠久的『八年』的黑暗時期裏，如果能有一部詳細的記載，作爲『千秋龜鑑』，實勝於徒然的歌頌勝利的歡呼。

我從『八·一三』事變後，便過了好幾次的流離遷徙的生活；從『十二·八』後，

便蟄居於一小樓上，杜絕人事往來。雖受着不少次的虛驚，幸而未作『楚囚』，未受刑迫。勝利的歡呼，使我從冬蟄裏蘇生。我沒有受害，沒有入獄，竟也沒有飢餓而死，不可不謂爲一個『奇蹟』！我在這裏以十萬分懇摯的敬意，致謝於許多幫助我隱匿着，生活着的朋友們。如果沒有他們的好意與有勇氣的擔當，我也許早已遭逢了不幸。

却後餘生，痛定思痛，把這幾年來目覩耳聞的事實，寫了下來，成爲這本蟄居散記，也許可以使將來的史家們有些參考罷。是爲序。

一九四五，八，二十。

一 暮影籠罩了一切

『四行孤軍』的最後槍聲停止了。臨風飄蕩的國旗，在羣衆的黯然神傷的悽視裏，落了下來。有低低的飲泣聲。

但不是絕望，不是降伏，不是灰心，而是更堅定的抵抗與犧牲的開始。

蘇州河畔的人漸漸的散去。灰紅色的火焰還可瞭望得到。

血似的太陽向西方沉下去。

暮色開始籠罩了一切。

是羣鬼出現，百怪跳梁的時候。

沒有月，沒有星，天上沒有一點的光亮。黑暗漸漸的統治了一切。

我帶着異樣的心，鉛似的重，鋼似的硬，急忙忙的趕回家，整理着必要的行裝，焚毀了有關的友人們的地址簿，把鉛筆縱橫寫在電話機旁牆上的電話號碼，用水和抹布洗去。也許會有什麼事要發生。準備着隨時離開家。先把日記和有關的文稿托人寄存到一位朋友家裏去。

小箴已經有些懂事，總是依戀在身邊。睡在搖籃裏的倍倍，却還是朦朦懂懂的。看望着他們，心裏浮上了一縷悽楚之感。生活也許立刻便要發生問題。

但挺直着身體，仰着頭，豫想着許多最壞的結果，堅定的作着應付的打算。

下午，文化界救亡協會有重要的決議，成爲分散的地下的工作機關。救亡日報停刊了。一部份的友人們開始向內地或香港撤退。他們開始稱上海爲『孤島』。但我一時還不想離開這『孤島』。

夜裏，我手提着一個小提箱，到章民表叔家裏去借住。溫情的招待，使我感到人世間

的暖熱可愛。在這樣彷徨若無所歸的一個時間，格外的覺到『人』的同情的偉大與『人間』的可愛可戀。個個人都是可親的，無機心的，兄弟般的友愛着，互助着，照顧着。他們忘記了將臨的危險與恐怖，祇是熱忱的容留着，招待着，只有比平時更親切，更關心。

白天，依然到學校裏授課。沒有一分鐘停頓過講授。學生們在炸彈落在附近時，都鎮定着坐着聽講；教授們在炸聲轟隆，門窗格格作響時，曾因聽不見語聲而暫時停講半分鐘，但炸聲一息，便又開講下去。這時，師生們也格外的親近了；互相關心着安全。他們談說着我們的『馬其諾防線』的可靠，信任着我們的軍官與士兵。種種的謠傳都像冰在火上似的消融無踪。可愛的青年們是堅定的。沒有悽惋，沒有悲傷；只是堅定的走着應走的路。有的，走了；從軍或隨軍做着宣傳的工作。不走的，更熱心的在做着功課，或做着地下的工作。他們不知恐怖，不怕艱苦，雖然恐怖與艱苦正在前面等待着他們。教員休息室裏的議論比較複雜，但沒有一句『必敗論』的見解聽得到。

後來，『馬其諾防線』的防守，證明不可靠了；南京被攻下，大屠殺在進行。『馬當』

的防線也被衝破了。但一般人都還沒有悲觀。『信仰』維持着『最後勝利』的希望。『民族意識』堅定着抵抗與犧牲的決心。

同時，狐兔與魍魎們卻更橫行着。『大道市政府』成立，『維新政府』成立。暗殺與逮捕，時時發生。『蘇州河北』成了恐怖的惡魔的世界。『過橋』是一個最恥辱的名辭。漢奸們漸漸的在『孤島』似的橋南活動着，被殺與殺人。有一個記者，被殺了之後，頭顱公開的掛在電竿上示衆。有許多人不知怎樣的失了踪。

極小的一部分知識份子動搖了。

學生們常常來告密，某某教員有問題，某某人很可疑。但我還天真的不信賴這些『謠言』。在整個民族作着生死決戰的時期，難道知識份子還會動搖變節麼？這簡直是
不可思議的『盲猜』與『瞎想』。

但事實證明了他們情報的眞確不假。

有一個早上，與董修甲相遇，我在罵漢奸，他也附和着。但第二天，他便不來上課了。再

過了幾天，在報上知道他已做了偽官。

張素民也總是每天見面，每天附和着我的意見，但不久，也便消聲匿跡，之後，也便公開的做了什麼『官』了。

還有一個張某和陳柱，同受偽方的津貼，這事，我也不相信。但到了陳柱（這個滿嘴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東西）『走馬上任』，張某被友人且勸且迫的到了香港發表『自首文』時，我也才覺得自己是被騙受欺了。

可怕的『天真』與對於知識份子的過分看重啊！

學生裏面也出現『奸黨』。好在他們都是『走馬上任』去的，不屑在學校裏活動；也不敢公開的宣傳什麼，或有什麼危害。他們總不免有些『內婉』。學校裏面依然是慷慨激昂的我行我素。

雖然是兩遷三遷的，校址天天的縮小，但精神却很好；很親切，很溫暖，很愉快。

青年們還在舉行『座談會』什麼的。也出版了些文藝刊物；還做着民衆文藝的運

動，辦着平民夜校。和平時沒有什麼不同；只不過多帶着些警覺性。可愛與驕傲，信仰與決心，交織成了這一時期的青年們活動的趨向。

我還每夜都住在外面。有時候也到古書店裏去跑跑。偶然的也挾了一包書回來。借楊的小室裏，書又漸漸的多起來。生活和平常差不了多少，祇是十分小心的警覺着戒備着。

有一天到了中國書店，那亂糟糟的情形依樣如舊。但夥計們告訴我：日本人來過了，要搜查救亡日報的人；但一無所得。救亡日報的若干合訂本放在陰暗的後房裏，所以他們沒有覺察到。搜查時，汪馥泉恰好在那裏。日本人問他是誰。他穿着一件藍布長衫，頭髮長長的，長久不剪了，答道：『是夥計。』也真像一個古書店的夥計，才得倖免。以後，那一批『合訂本』便由汪馥泉運到香港去。敵人的密探也不會再到中國書店過。虧得那一天我沒有在那裏。

還有一天，我坐在中國書店，一個日本人和夥計們在閑談，說要見見我和潘博山先